

恭请一字师

十里红妆

陈云

“一字师”是个三字成语，《辞海》阐释“一字师”时用了两个典故，其一：著名诗僧齐己一次在下了一夜大雪的早上，发现有几枝梅花已经开了，觉得开得很早，为了突出一个“早”字，便写了一首《早梅》诗，其中有两句：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。”他对这两句诗很满意，便高兴地拿着这首诗去请教诗友郑谷。郑谷看了几遍后点评说：“数枝梅花已经相当繁盛了，不足以说明‘早’，不如把‘数枝’改为‘一枝’更贴切。”齐己听了，认为改得很好，欣然接受，并向郑谷拜谢，后人便称郑谷为齐己的“一字师”（见陶岳《五代史补》卷三、魏庆之《诗人玉屑·一字师》）。其二：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十三载杨万里谈及晋干宝，误作“于宝”，有吏在旁，说：“乃干宝，非‘于’也。”因检韵书为证，万里大喜，说：“汝乃吾一字之师。”

类似的佳话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数不胜数，现当代文学史上也不鲜见。《北京日报》刊载过一篇现代诗人臧克家之子臧小平的《臧克家与毛泽东诗词》文章，其中写道：两天之后（1957年1月14日）的下午3时，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了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主任、诗人袁水拍先生和我父亲。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中，毛主席欣喜地对父亲说：“你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评论我那篇《咏雪》的文章，我看过了。”父亲接着向主席请教了《沁园春·雪》中“原驰蜡象”的“蜡”字应该怎么讲。毛主席和蔼地反问：“你看应该怎样？”父亲说：“如果作‘蜡’字比较好讲，‘蜡象’正可与上面的‘银蛇’应对。”毛主席点头说：“好，你就替我改过来吧！”

一字师我们或多或少都做过。书报杂志上看到有疑问的字，质疑并予以纠正，或许果真比原文更为精妙。有天看到一本《奇联巧对》，此书前八页就有两处谬误，虽为一字之误，却令人啼笑皆非。第一处，上联为“开关早，闭关迟，使过关人过关”，下联是“出对易，对对难，请出对人先对”，以下联为基准，就可判断上联的“闭关”是“关关”之误，繁体的“闭（闭）”、“關（关）”在形体上相似，由此导致编写者想当然出误，仅此一误便使此联光彩顿失。

第二处，“点灯登阁各攻书，移椅倚桐同赏月。”此联其他妙处暂且不提，就上下联的第二、三个字，编写者解释说：上联的这两字既同音，“登”又是“灯（灯）”的偏旁，但在解释下联时又说：“椅”与“倚”既同声又同偏旁，问题出来了：此种对法绝对不工整啊！事实是：“登”有一繁体为“蹬”，如此，“蹬”与“灯”亦为同声同偏旁。编写者的主观臆测不经意间就带着读者“登”入歧途了。

相比做一字师，拜请一字师更难一些。因为拜请一字师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，虚心学习的胸怀，不耻下问的态度，这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、大家，更需要有敢于认错勇气，为了修补“里子”，不怕丢了“面子”。

我学历不高，看书不多，用功不够，虽断断续续写了近三十年文章，字词语篇音形义还是未能游刃有余，反而越写感觉欠缺越多，终吾一字之师。

究少有像样文字。好在写作态度尚可，多年来一直信奉“兼听则明”的座右铭，并将其视作做人行事之准则。36年前走出鄞县中学校门后，社会上很难遇上几个热心的传道授业解惑好老师，故而一旦机缘巧合遇到一字师，定当倍加感激。

某日，在一个微信群里，认识了某中学教初中语文的赵老师。赵老师中文基础扎实，阅读广泛，功底不俗，关键还热心肯教。机会难得，我经常拿写好的初稿恭请赵老师做一字师。

“有个姓俞的同学，不知是看中了我的身材是块学拳的料子，还是觉得我憨厚老实不会惹事，找到我，说要教我拳术”——“身材”，改为“身板”。一字之差，字义更为精准；

“年少时我性格十分内向，缺少安全感，加之当年能玩的东西少之又少，而这一蓬野葱总能给我力量和慰藉”——“慰藉”，应为“慰藉”。语文没学好，这个词语我

一直写作“藉”，其实应是“藉（读jiè）”；

“一次去前桥头河埠头洗碗，忽然发现河对面粮管所办公楼北面的地上野草丛生，碧绿清脆”——“清脆”，应为“青翠”。两者音同义不同，那是“键误”所致；

“脸蹦得忒紧”——“蹦”应为“绷”……

修改自己文章，犹如“灯下黑”，难以发现错误。有的是基本功不扎实，自己再检查也发现不了；有的是缺少推敲，用字不够精准；有的是电脑打字同音不同义，校对时又疏忽大意所致。

对文字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力求做到字斟句酌，使文章用字准确达意，表达清晰无误，既能显示出作者的功夫，又能体现对读者的尊重。由此可见，多多拜请一字师，谦虚诚恳地接受指正，真诚表示感谢并及时予以订正，如此文字功夫才能不断精进。“里子”充实了，“面子”自然漂亮。



清静世界（国画）

李唐唐

诗歌

在阳光灿烂的笑声里
我种下了一颗希望
从泥土里跳出音符
铺展开鲜嫩的遐想
绿色的手掌遮挡着
鹅黄的笑意
长长的藤蔓拥抱着
大地的深情
簇新的花蕊
藏着南瓜花最深处的秘密
蜜蜂穿梭在两朵花之间
总在不经意间告诉爱情信息
夕阳亲吻南瓜花的额头
南瓜花馥郁的心事在风中摇曳
清纯的诗情消息
掩不住南瓜的消息

潘玉毅

入夜时分，岳父岳母来到我家。一进屋，便听到“咕咕呱呱”的声音。我家屋后有一片田地，胡乱地种着些瓜果蔬菜，这个声音正是由屋后菜地里藏身的杜秋发出来的。

杜秋是乡间的叫法，指的是一种与青蛙外形相似的小生物，有人也叫杜圈或田鸡杜犬，因其颜色与泥土相近，未成年的孩子们更喜欢它的别名“拿泥宝宝”，大概是想表达它偷拿了田里的泥土做伪装的意思吧——以致于它的学名泽陆蛙反倒没人提及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杜秋出没得要比青蛙更早一些。当牵牛花的脾气还未暴躁到以打架为乐、当萤火虫还未兼职更夫提灯夜巡的差事、当大部分生长在春天的鲜花凋零殆尽、当荷塘里的莲花和荷花初初盛开，杜秋已由蝌蚪长成青蛙，从泥地里爬出来了。它们在夜雨里弹唱，在月光下舞蹈，你只需稍加留意，前门后院，只要有田的地方，到处可听到这种不知该称之为热闹还是聒噪的声音。

杜秋乍响的季节，春已暮，夏未深，天气时而闷热时而凉爽，但即使遇着再闷热的天气，庭前纳凉似乎还没有被排上每日的议程。人们吃完饭多半会在餐桌旁闲坐一

会说话的夏天

会儿，一家人或者邻舍来串门的时候说些日间发生的琐事。蚊子已经慢慢地多了起来，有事没事就在人耳边嗡嗡作响。此时，苍蝇还未密集，知了还未炸响，溪流和石头一如既往地喧闹。窗台上似乎有鸟，又似乎没有。齐白石老先生曾作一幅水墨画，题为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，画中，六只通体乌黑的小蝌蚪顺着水流从两壁山涧游向远方，仿佛是听到了十里之外青蛙妈妈们的召唤。如果说齐老先生的画是含蓄的，情在画中，意在画外，那么杜秋则要粗犷得多。杜秋声响时，整个院子、整个村庄都是热闹的。

岳母与岳父结婚后，离开农村已经三十多年，对昔日田间地头的事早已陌生。此时，听到杜秋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着，她有些新奇，有些熟悉，但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发出声音的生物叫什么。显然，不独是岳母，很多人离开农村久了，对菜市场里商贩的叫卖声、对大街上汽车的鸣笛声、对急刹车时轮胎与地面剧烈摩擦发出的噪声，以及对

机器的轰鸣声的熟悉程度，要远胜于对农村草木虫鱼的声音。

岳母问母亲是不是有听到什么，母亲说是听得多了，不以为意。待到岳母第二遍发问，她屏息仔细地听，发现还真有杜秋的声音。于是，那杜秋声仿佛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彼此的话匣子，从旧时的插秧种稻遇蚂蚱到前门后门皆杜秋，就着灯光聊了许多。

在我与妻子未认识之前，这两位母亲是未有交集的，可是，有相同的记忆为媒，她们像是知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，聊起往事，毫无陌生感。随着声音的娓娓传递，空气里流淌的都是温暖的回忆。她们像似穿越了时光，回到了三四十年的前。

于三四十年的人们而言，有蛙鸣、有蝉叫的夏天才是夏天，否则便是名不副实。时隔多年以后，再闻杜秋声，岳母说，就好像闻到了童年的气息，听到了童年的声音。

往事不可追，童年亦不可重回。幸运的是，有些声音只在农村里才有，而有些声音是城乡雨露均

沾的，且至今保存完好。比如夏天的声响，如同人之说话。

夏天的风会说话，虽然它自己并不发声，但当它吹到别人身上，人们会忍不住嚷嚷“天真热啊”，紧跟着打开电扇和空调，并从冰箱里找出冰镇的西瓜来解暑。电扇有声，空调有声，吃西瓜时有声；当它吹到猫猫狗狗身上，猫贴着地板到处寻找阴凉的地方，会发出或轻或重的声响，黄狗耐热耐晒，亦会低低地吼上几声。夏天的雨也会说话，夏天多雷雨，雷雨来时只有乌云漫天，还有电闪雷鸣。雷声像豆子炸响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许是刚刚跟谁吵了架，委屈的泪水吧嗒吧嗒直落下来，落在人间变成了巴掌，打得人脸上生疼。户外的人们因为这场不知何来的雨而避之不及。若是梅雨时节，雨能一连下上好几天，有时甚至是一个月，淅淅沥沥，滴滴答答，落在屋顶瓦片上，落在阳台窗棂上，落在路面浅浅深深的水坑里，曲调天成，别样好听。

随着时间行进的脚步，夏日的气息越来越浓，带着夏日标签的各种声音也从四面八方汇拢了过来。从乡间树上的知了、田里的青蛙到城市里傍晚时分巷口子的闲话，让“会说话的夏天”的形象愈发真实，竟似从二维变成了三维、四维一般。

眼前的山莓，一颗一颗，小小的，圆圆的。尚未熟透的，颜色微黄；而红得明艳的，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。

又想起八岁时，某天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回家，家中空无一人。我俩无意中无意发现，邻居家屋后高高的土坡上长着一大丛山莓，因为人迹罕至，果子又大又红。姐姐提议说，要是能把这些山莓摘下来，和劳作了一天的家人一起吃，该多好呀！我连声赞同。可是山坡近乎直立，爬不上去；我俩个子还小，“叠罗汉”也够不着。最后我们灵机一动，找来一根竹竿，一碰枝

赵淑萍

闹铃响了，他醒来，听到了窗外的雨声。这一刻，他感到无端的疲倦，就想着在温暖的被窝里再躺一会儿。但他终究还是起床了。“生意没有也没关系，就去店里看书吧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他准时赶到书店，开了门。店门上“十里红妆”四个字很醒目，也很落寞。记得，开这家实体店已经批了一通，取这个店名，更是遭数落。“既不是婚嫁喜铺，也不是家具店，书店叫什么‘十里红妆’？”可不管亲友怎么说，他毅然开了这店，取了这名。

他烧了点水，抹了抹桌椅，然后埋头看起来。突然，他听到门口有声音，心里一喜：“今天这么早有客人光顾了？”

一位丈夫，扶着他的妻子进来。那是个准妈妈，看隆起的肚子，估摸着有五个月身孕了。“你就安心在这里吧，我中午来接你。”丈夫说。“哈，原来是把妻子‘寄存’在我这里了。”他窃笑了一声。

整个上午，他埋头看书，那孕妇也埋头看书。中午时分，丈夫来接她了，一手拎着书，一手扶着妻子，喜滋滋的。八成是准妈妈带来了喜讯，书店渐渐地热闹起来。双休日，还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。有了人，他就开心。虽然，书卖得还是不多。有时，他也和读者攀谈。“浩哥，是你吗？原来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？”一天，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人，看

条，那些果子就纷纷落在铺展好的布兜里了。

山莓已备，只待家人。夜幕似乎迟迟不肯降临，家人还没回来。姐姐看看满满一大碗山莓说，咱们一人先尝一颗，然后去做家务。大概是颇费周折的劳动所得，果子又大，我只记得那颗山莓特别甜。不料，过了一会，我俩都感觉嘴唇有点痒，忍不住揉一揉，竟肿了起来。这是我们极为有限的人生里从未经历过的！我和姐姐对视而笑，笑过之后又有些害怕。天色暗了，家人终于回来了，得知情形赶紧帮着清洗消毒，所幸后来并无大碍。

我常庆幸地想：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父母培养了我们良好的分享习惯。如果我俩吃完那些果子尝尝，那种不着痕迹又余味绵绵的甜，正是久违的童年滋味。一时间，恍如他乡遇故知，关于山莓的记忆纷至沓来。

故乡是个山清水秀的村庄。摘花采果，是孩子们最爱的活动之一。山花开了，山果熟了，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。

记得小学一年级时，某天课间休息，有人兴奋地说起村边的那丛山莓熟了。男孩子们撒脚如飞而去，我们几个女孩也欢天喜地跑去。果然，山莓长长的枝条上垂着很多红红的果子。大家先吃了几颗，又匆匆摘一些放进口袋，马上往回赶。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，已经迟到，被老师拦下。男孩子们忍痛割爱把全部“战利品”扔掉。而我没等老师开口，羞怯地掏空了口袋，默默地回到座位上……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一次规则意识的启蒙。此后，小伙伴们再也没有因为类似的事情而迟到。

眼前的山莓，一颗一颗，小小的，圆圆的。尚未熟透的，颜色微黄；而红得明艳的，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。

又想起八岁时，某天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回家，家中空无一人。我俩无意中无意发现，邻居家屋后高高的土坡上长着一大丛山莓，因为人迹罕至，果子又大又红。姐姐提议说，要是能把这些山莓摘下来，和劳作了一天的家人一起吃，该多好呀！我连声赞同。可是山坡近乎直立，爬不上去；我俩个子还小，“叠罗汉”也够不着。最后我们灵机一动，找来一根竹竿，一碰枝

到他惊讶起来。“浩哥，当年你朗诵食指的诗《相信未来》，那声音，我至今还记得。”确认后，那人又说。后来，就有人揶揄说朗诵一首吧，他不好推却，就朗诵起来。大家痴痴地听，外面经过的人也进来了。

现在，他的书店经常有读书分享活动和朗读活动。老人、孩子很多，偶尔还有孕妇光顾。

这不，又一位孕妇，挺着个硕大的肚子来了，搀扶她的，应该是她的母亲吧。母亲的嗓门很大：“还好，还好，终于到了。再不来就来不及了。”他一听，不解，继而，恍然大悟，“我怎么这么笨，准妈妈是来讨彩头了。”

想起多年前，他做一档节目，去采访一家名叫“十里红妆”的博物馆。十里红妆，那是宁波一带的婚俗，女儿出嫁，娘家陪嫁的妆奁，大到干工床，小到各式生活用具，一应俱全。出嫁的队伍，浩浩荡荡，绵延十里，目的是让女儿风光光进入夫家，自然也希望她衣食无忧。谁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？父母的爱，深沉而绵长。当时，还是准爸爸的他，望着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物件，被深深打动了。后来，他涉足商海，赚了不少钱，生意正兴隆时，他却退出商海开起了书店。个中原因，亲友有过种种猜测。也许，赚够了钱，从此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也许，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读书人，转了一圈最终还是想着“回归”。开这家实体店书店时，他正为店名犯愁呢。突然，花朵一样的女儿从他面前飘过，他想起了那次采访。“十里红妆，花开富贵，书香传家。”于是，他定下了名字。

没准儿，孕妇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是女孩。他有预感。

寻常山莓岁月深

窗前

周日，我们驱车来到东钱湖畔的福泉山下，在那里盘桓了两个小时。

初夏的山谷，虽然没有了春天的姹紫嫣红，但满眼深深浅浅的绿，洁净而清新。那些春日里我们曾自由如风般穿行过的小径，此刻掩映在两旁繁盛的杂草树木中。如果说春天总是带给人“无边光景一时新”的惊喜，那么初夏最触动人心内的，莫过于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的生机了。

就在这葱茏的画卷里，我们突然看到了很多山莓。它们这里一丛、那里一片地从茶树上冒出来。走过去细瞧，绿叶丛中点点红！顿时，口齿生津。挑一颗红透的果子尝尝，那种不着痕迹又余味绵绵的甜，正是久违的童年滋味。一时间，恍如他乡遇故知，关于山莓的记忆纷至沓来。

故乡是个山清水秀的村庄。摘花采果，是孩子们最爱的活动之一。山花开了，山果熟了，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。

记得小学一年级时，某天课间休息，有人兴奋地说起村边的那丛山莓熟了。男孩子们撒脚如飞而去，我们几个女孩也欢天喜地跑去。果然，山莓长长的枝条上垂着很多红红的果子。大家先吃了几颗，又匆匆摘一些放进口袋，马上往回赶。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，已经迟到，被老师拦下。男孩子们忍痛割爱把全部“战利品”扔掉。而我没等老师开口，羞怯地掏空了口袋，默默地回到座位上……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一次规则意识的启蒙。此后，小伙伴们再也没有因为类似的事情而迟到。

眼前的山莓，一颗一颗，小小的，圆圆的。尚未熟透的，颜色微黄；而红得明艳的，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。

又想起八岁时，某天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回家，家中空无一人。我俩无意中无意发现，邻居家屋后高高的土坡上长着一大丛山莓，因为人迹罕至，果子又大又红。姐姐提议说，要是能把这些山莓摘下来，和劳作了一天的家人一起吃，该多好呀！我连声赞同。可是山坡近乎直立，爬不上去；我俩个子还小，“叠罗汉”也够不着。最后我们灵机一动，找来一根竹竿，一碰枝

条，那些果子就纷纷落在铺展好的布兜里了。

山莓已备，只待家人。夜幕似乎迟迟不肯降临，家人还没回来。姐姐看看满满一大碗山莓说，咱们一人先尝一颗，然后去做家务。大概是颇费周折的劳动所得，果子又大，我只记得那颗山莓特别甜。不料，过了一会，我俩都感觉嘴唇有点痒，忍不住揉一揉，竟肿了起来。这是我们极为有限的人生里从未经历过的！我和姐姐对视而笑，笑过之后又有些害怕。天色暗了，家人终于回来了，得知情形赶紧帮着清洗消毒，所幸后来并无大碍。

我常庆幸地想：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父母培养了我们良好的分享习惯。如果我俩吃完那些果子尝尝，那种不着痕迹又余味绵绵的甜，正是久违的童年滋味。一时间，恍如他乡遇故知，关于山莓的记忆纷至沓来。

故乡是个山清水秀的村庄。摘花采果，是孩子们最爱的活动之一。山花开了，山果熟了，都逃不过孩子们的眼睛。

记得小学一年级时，某天课间休息，有人兴奋地说起村边的那丛山莓熟了。男孩子们撒脚如飞而去，我们几个女孩也欢天喜地跑去。果然，山莓长长的枝条上垂着很多红红的果子。大家先吃了几颗，又匆匆摘一些放进口袋，马上往回赶。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，已经迟到，被老师拦下。男孩子们忍痛割爱把全部“战利品”扔掉。而我没等老师开口，羞怯地掏空了口袋，默默地回到座位上……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一次规则意识的启蒙。此后，小伙伴们再也没有因为类似的事情而迟到。

眼前的山莓，一颗一颗，小小的，圆圆的。尚未熟透的，颜色微黄；而红得明艳的，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。

又想起八岁时，某天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回家，家中空无一人。我俩无意中无意发现，邻居家屋后高高的土坡上长着一大丛山莓，因为人迹罕至，果子又大又红。姐姐提议说，要是能把这些山莓摘下来，和劳作了一天的家人一起吃，该多好呀！我连声赞同。可是山坡近乎直立，爬不上去；我俩个子还小，“叠罗汉”也够不着。最后我们灵机一动，找来一根竹竿，一碰枝



山莓（窗前摄）